



会说话的枕头

解忧/文

我为她写过这样的诗句：“她就像一个会说话的枕头，足以惊醒我平静的岁月。”她就是我的侄女果果。如今果果已经15岁了，在康桥学校读书。我至今记得我从她妈妈手中接过襁褓中的她，仔仔细细端详着她鲳鱼般可爱的小嘴，使劲地逗她开心。时光荏苒，每次见到果果，我依然能从她嘟起的小嘴上辨认出她娃娃时的样子。

对于我们这个男丁居多的家来说，女娃如同一个小天使降临。一家人经常围着她一个人团团转。每次果果洗头都很有仪式感，都要享受我爸妈的泰式洗头服务。果果洗澡，会有一个巨大的小水盆，果果坐在这个天然浴缸中间，旁边围着爸妈和我，大家一个负责泡脚，一个负责洗手，一个负责搓背，场面好不热闹。

每次下班回家，我总是一边“蹬蹬”踏上楼梯，一边喊着“果果”。起初，她只是襁褓里的一团柔软，最多抬起小腿拍打床板回应我。直到那天，我对着她发出“粑粑”的声音，她居然也学了起来，她用一声尖锐的“爸——”划破寂静。

一开始，她只能舞动一下小手，或者用腿拍打一下床板。不过，没过几天，她就进步了，她会翻身了，不过一翻，就翻不回去了。麻烦来了，有一次，我一转身，她翻到床下了，还好，只是鼻子一侧出了点血。那个时候真是把我吓坏了，生怕哪里摔坏了，我体会到了一种摔在她身痛在我心的滋味，至今非常清晰。

再后来，我妈到市区开小店，一有空我会抱果果去附近的东辉阁逛逛。阳光洒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泛着柔和的光。果果最爱从这块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头上溜下来，每次滑到我怀里时，她清脆的笑声就会在微风中飘荡，那笑声里满是童真的快乐。

终于有一天，不到3周岁的果果做了一件她成长中最让我眼前一亮的事。这个小孩路都走不稳，突然挣开我的手，顺着东辉阁的阶梯，手脚并用，飞快地往上爬，嘴里还喊着：“爬呀！爬！”她的举

动也引来了路人的围观，一些路人对着自己抱着的小孩说：“你看看，人家比你小多了，还自己爬呢？”我不忍心打断她前行，跟着她，看着她一步步往上爬，本来想让她完成一个壮举，一直爬上顶，只是实在不忍，最后，让她爬了几十个台阶，就抱住了她。

而和所有的小孩一样，果果也喜欢看动画片《熊出没》，我是因为她认识了光头强。当我带着她去超市的时候，她突然指着一个老头模样的玩具说“光头强”，我当即决定买下了，后来还专门给她配了光头强的帽子和手枪，满足了她对光头强的迷恋。

我想果果应该没有看过3D电影的《熊出没》，于是，我在没有我妈保驾护航的前提下，满心期待地带着果果走进影院，原以为这场3D电影能给她带来惊喜。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她开始坐立不安，小手不停地摆弄着3D眼镜，眼神也不再专注于屏幕。我看着她皱起的眉头，心里满是无奈，匆匆把她抱起来半途离场，一到楼下发现手机忘在刚才座位上。只好把她一个人留在车里告诉她伯伯马上回来，她点了点头。我赶紧跑上去拿回自己的手机，幸好负责打扫的阿姨把手机放到了吧台，我拿回了手机。回到车上，可怜的果果已经在那里号啕大哭，尿了裤子，看到我回来她马上就停止了哭泣。过一会儿，竟然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开心果吃起来，刚才还尿裤子的小孩马上就这么开心了，我也开心了。

果果的出现，也为我的父母带来了一些新的乐趣。有时候我就在想，像我父母这样不懂得表达感情的人，在果果面前，却暴露无遗。我爸爸总是抢着带果果去玩，接送她上下学，给她讲故事，跟她玩游戏，自己扮演各种角色。我妈妈是一个严肃的家庭主妇，很少看到她柔情的一面，可是每次果果和她分别回来的时候，她总是一把抱住果果，亲个不停，嘴里还不停地说：“想死我了，宝贝。”每次果果回路桥，他们总是抢

着和她通电话。爷爷奶奶的电话像初恋少年的情书。

有一天，我妈开始唠叨，我顶了几句，以前这种情况，果果在旁边一般都不说话，我觉得她应该是听不懂的。这次，她突然对我说：“伯伯，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问吧。”她说：“你总是教我说奶奶是不对的，你怎么也说奶奶了？”我突然意识到她真的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

再后来，果果要去路桥上学，她像成熟的蒲公英，轻轻一吹便飘向了路桥的妈妈身边。我妈的眼泪和我爸的沉默，成了送别的背景音。我突然想起一句歌词：“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却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今年果果读初二了，有一次她和同学坐轻轨来银泰看电影，但她由于时间匆忙，看完电影就和同学匆匆回去了。现在，我们很少能见面，甚至很少有机会通电话。那块她曾无数次溜下来的石头和拆迁的小店一起消失，如今那个曾从石头上一次次滑进我怀里的小人儿，已经滑向了更远的世界。而记忆里的滑梯，依然在时光的角落里闪闪发亮。



遇荷

塘内的水世界，荷根与未露出水面的茎，都能与幼鳖相伴。

这里的幼鳖可以用“成千上万”来形容，它们时而拿出吃奶的劲儿，百无聊赖地啐着又吮着，让荷茎与水面结合部泛起一圈又一圈的同圆心，更让硕大的荷叶受力起舞，分明给一方池塘招了两方的客，一个爱静一个爱动，结果绘就出一幅令人称羡的“谁游谁舞夏日图”。

我，凑近细细地看，又忍不住噗嗤地笑。那动静，显然是打扰了幼鳖。这群小家伙好像惊了魂似的嗖嗖探头又缩头，蹬着四足一溜儿地跑了。

可以想象，此时的池塘是怎样的？荷，瞬时变味了，毫不夸张演绎出什么叫群魔乱舞。我有些失落，但更多是有些自愧。

可能是看到我这一面的缘故，风起了。霎时，我发现，荷叶上的荷花、花苞美出了难以想象的高度。

喏，荷叶受力一边掀起裙子，仿佛是在保护荷花、花苞，有的直接遮掩起来，有的则半遮半掩，像极了古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少女，风闻有客临门，纷纷好奇地探闹着。

而那幼鳖不知怎的，竟齐刷刷地探出脑袋，一张小嘴嘟嘟冒泡、两侧眼睛不停转动，仿佛是在享受此刻仰之视觉盛宴，又仿佛是在憎恨我这外来突访的“庞然大物”。

看到这一幕，我被自己抢风头的举动给怔住

故园榴花红

摘酸石榴吃，酸得龇牙咧嘴，却乐此不疲。

邻居王婶家也有石榴树，比我们家的还要高大。她家的石榴特别甜，王婶说这是她老头子从南方带回来的品种。每到结果时节，王婶总要摘几个送给我们。她总是用围裙兜着石榴，蹒跚着穿过小巷，脸上的皱纹里堆满笑：“给娃儿尝尝，今年的特别甜。”

父亲会用石榴做酒。他将石榴籽剥出，与冰糖一起装入玻璃罐，倒入白酒密封。三个月后启封，酒色嫣红，酸甜适口。父亲不善饮，却独爱这自酿的石榴酒，每逢年节才舍得倒一小杯，慢慢啜饮。母亲则喜欢用石榴汁和面，蒸出的馒头微微泛红，孩子们抢着吃。

最难忘的是那年中秋，石榴正熟。父亲摘了几个最大的，我们全家坐在天井里分食。月光清冷，石榴籽在口中迸裂，甜汁四溅。父亲

夏时凌晨

姜翠萍

蓝紫绸缎向远方铺展
数个黑点掠过微明的树尖
此刻——
百千盏路灯，兀自亮着
像极了沉睡的万家温暖
但照不见灯下的低语
也映不出窗内人影

闭上眼
清风吻上双臂
等待迷雾中浮出的
那一轮温润

乘凉

孙连忠

夫人峰下
蛙鸣在敲打荷叶
毕业季的孩童
挥动着羽毛球拍

风将暮色塞满树梢
藏起了悄悄絮语
这个盛夏，我们
把青春轻轻晾在月光里

昔日水缸

金华君

河塘汲桶声，徒步往来勤。
两岸琉璃铸，四方浊清分。
乾坤缸可纳，冷热腹都欣。
水底鱼龙影，春秋老伴君。

终不似少年饮

耿艳菊/文

午后，卖冰棍的来了，一辆旧式的二八自行车，一个洁白的长方形的泡沫盒子。“卖冰棍哟……卖冰棍哟……”悠长的吆喝声像唱歌一样婉转动听，在寂寥的胡同里一波一波荡漾着，一直漾进胡同里每一个孩子的耳中，漾到心里。

那简直就是一个甜蜜的清凉的诱惑。一家人正在睡午觉，静得能听到院子里一片树叶飘落的声音。妹妹“咯噔”一下坐起来，麻利地凑到我身边，眼睛里闪着光芒：“姐，我梦见正吃冰棍呢。卖冰棍的还真来了。”

我早已醒了，正拉开床前一个柜子的抽屉，那是我的百宝箱，放着各种各样的宝贝和大人们偶尔给的小零钱。妹妹也有一个这样的百宝箱，急急忙忙拉开去找钱。我们扒拉了半天，才想起前天已经花完了。我们继续扒拉，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可是，母亲到底不关心冰棍的事，依然睡得很沉。

屋子里待不住，我们跑到门口的槐树下站着，却正好看到卖冰棍的人在整理盛冰棍的泡沫盒子。冰棍已经卖完了。妹妹急得直跺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究竟年长些，安慰她，没事儿，明天还会来的。

我其实心里在犯嘀咕，为什么不等到大人们醒时来呢？也许大人们一高兴，会摸出赶集剩下的五分钱。就像上一次，母亲把五分钱放到我手里，我紧紧地握着。冰棍两分钱一根，五分钱两根半。卖冰棍的人一高兴，给了我们三根。举着那三根冰棒，我们开心极了，像举着三根美丽的水晶。我们顿时思想如雷锋叔叔一样伟大，可是舍不得吃，不吃呢，又怕它们化了。然后，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放在碗里，化了，还可以喝冰棍水。一根易化的冰棍，可以整整消磨一下午的时光。

最令我们盼望的是，放麦假那段时日。不爱下地的我们也乐颠颠地跑到田里凑热闹。这时卖冰棍的，也跑来了田间陌头。太阳呼呼地喷着火。母亲笑眯眯地拿出四倍的五分钱交给我们去买冰棍。当家里人捧着白生生、散发着清凉的冰棍时，那种愉悦舒畅的神情，我恨不得是《西游记》里的那只孙猴子，会七十二变，变成一根喜悦的冰棍。

一次来卖冰棍的人竟是我的一个同学，我羡慕极了。我跑到母亲面前，郑重地向她说，我想去卖冰棍。母亲看看我，笑了：“你会骑自行车吗？”我摇头。“等你学会骑车了再说吧。”母亲说。

等我真正学会了骑自行车，是另一年的麦假了。又向母亲提卖冰棍的事，母亲还是说，不行，你一个女孩子，不放心。再提，母亲总有理由拒绝。

十四五岁后，渐渐，卖冰棍的事就不再提了。一是那时我已有了少女的羞怯之心，二是骑自行车卖冰棍那样的光景一去不返。何况到处是商店，到处是冰柜，吃一根冰棍，已没有以前那样令人心尖发颤的快乐感。

而当真正尝过各种口味、形状、色泽的冰激凌后，觉得也不过索然，都不如少时的快乐纯粹深刻。少时的冰棍，物微而情重。少时的欢愉，恰似那一口凉沁沁的甜——

只需两分钱，便能点亮整个夏天。

江文辉/文

这几日，太阳不知怎么了，就像发疯一样，拼命地炫耀热的本能，让田间的禾穗无力干瘪，也让行走的路人无精打采。“唯独”那荷，却异常的亭亭玉立，似乎就在迎合日头，傲领风骚。

荷，在中国，可谓是夏日的“掌上明珠”。自古以来，歌颂它、赞美它，以之明志、以其立身的文人墨客、武将英豪大有人在，所遗存之诗词歌赋更是首首绝伦、篇篇神韵。

对于荷，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每遇关乎于它的文献古籍或今文佳作，我都会停留鉴赏。当然，到了此刻烈焰之日，众人蜷缩在空调房之际，我更乐意去打听哪里有荷，并挤破时间也要赶趟一趟，好似“菡萏三百茎”，总有用不完的刚力一般。

这不，家乡箬横镇东浦农场的百亩荷塘有了“动静”。好友乐君发来消息，催着我赶紧去瞅瞅。我一听，全身血液都沸腾起来。

一年一度花开花散，这个夏日我又能在遇荷中怡赏自得了。于是，在某个一出门便冒汗珠的傍晚，我独自一人去了。

那里的荷，与别处的荷，看着是一样的，实则却有几分独特之处。首先就是那池塘，是人工砌成的，一方又一方，相互以小路相隔，数十口，匀称有序，宛若军队方阵；其次就是

魏有花/文

榴花开了，红得晃眼。我站在老宅天井里，望着那株石榴树，枝头缀满了火红的花朵，像是一团团燃烧的火焰。这树是父亲生前栽的，如今已有碗口粗了。

每年五月，榴花便准时开放。花瓣厚实，红得发亮，在阳光下几乎要滴出血来。花蕊金黄，密密麻麻地挤在花心，引来蜜蜂嗡嗡地飞舞。我常摘几朵放在白瓷碗里，注满清水，看它们浮在水面上，红白相映，煞是好看。

我对榴花的记忆，始于幼时。那时父亲在院子里种了两株石榴，一株甜石榴，一株酸石榴。甜石榴结的果大而红，籽粒晶莹；酸石榴则个小皮薄，籽粒血红。父亲说：“甜石榴是给人吃的，酸石榴是做药用的。”我不信，常偷